

顯尼志勞著
郭紹虞譯

阿
那
托
爾

文學研究會叢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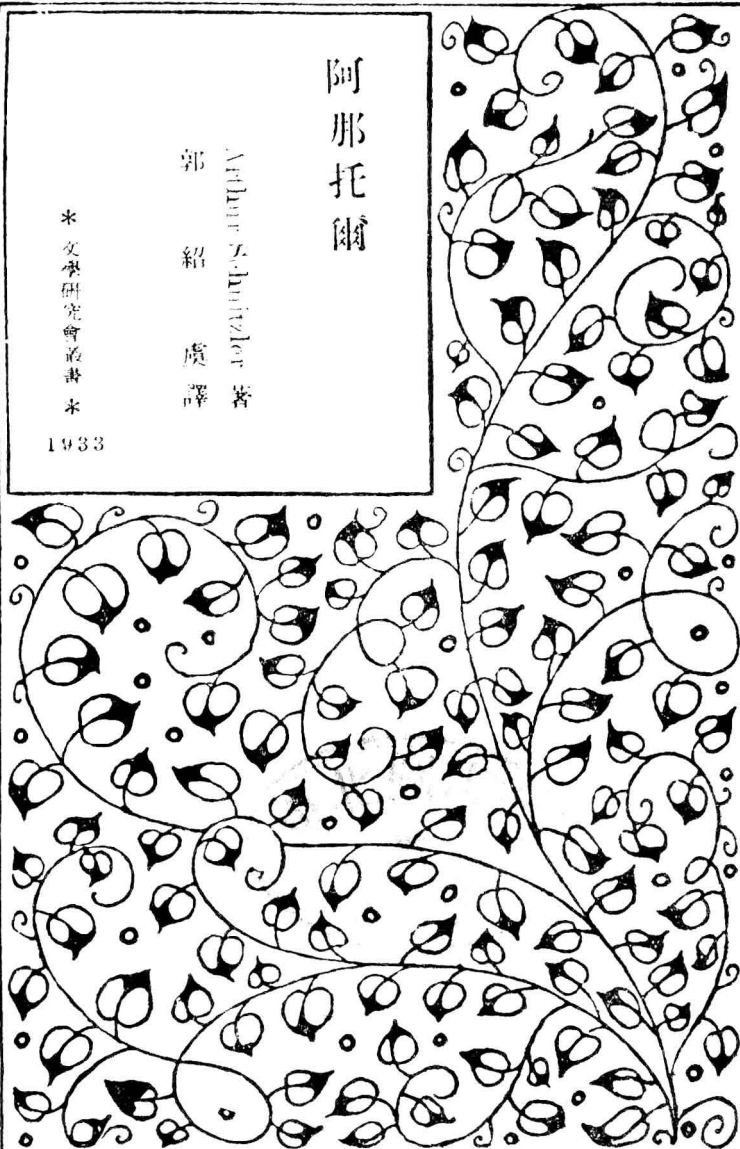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阿那托爾

Arthur Schnitzler 著
郭紹虞 譯

＊文學研究會叢書＊

1933



序

阿那托爾是七幕可以獨立的劇本聯結成一部『獨幕的連環劇』(One act Cycle)的。以劇中主人翁阿那托爾爲中心，爲線索，而聯結全篇爲一片。第一幕是鼓阿那托爾與一個女子卡鸞的事。第二幕是鼓阿那托爾與一個已嫁女子葛勃麗的事。第三幕是鼓阿那托爾與一個女子璧瑩的事。其餘四幕也都是如此，男主人翁總是阿那托爾。女主人翁則各各不同。

這部劇本的著者是現代奧大利戲劇作家亞述顯尼志勞(Arthur Schnitzler)。

顯尼志勞於一千八百六十二年生於奧京維也納。現尙健在。他父親是一個著名的喉科醫生。他自己也是學醫的。自從維也納大學畢業後他就去做醫生，繼續做了十年之久。一方面又時時的做了許多長篇小說，短篇小說和劇本。而劇本尤爲有名。

奧大利的戲劇與德意志的戲劇雖然都是用同一的文字寫的，但是精神上却大有不同之處。普通人却常常把他們弄混亂了。其實一個是表現柏林的精神，一個是表現維也納的精神。

顯尼志勞便是一個特出的維也納派的代表。他的劇本的精神與蘇特曼(Sudermann)及

霍甫特曼 (Hauptmann) 是絕不相同的。他也同許多近代的維也納戲劇作家一樣，所描寫的不過是人生劇場上的一二幕戲，而就這些很少數的事實中常常簡單反覆地表現出來。但却決不嫌重複與厭倦；好像一個彈琴的高手，琴絃雖只有幾條，而經過他的撥彈，則琴音高低抑揚，變化無窮，時如迅雷疾雨，時如清溪平流，時如深夜沉寂中，聞寡婦之哀哭，時如微風過松間，悠然清遠。他的藝術的手段，可謂高絕了。我們且試拿他的幾篇劇本來觀察一下。在阿那托爾中，七幕的事實差不多都是相同，就是敍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的關係，但是他却敍得各各不同，活潑而且自然，絕不會使人生重複之感。在與阿那托爾相同的循環戲“Reigen”中，也是同樣地表現出顯尼志勞可驚的藝術來。“Reigen”共有十幕，每一幕也是敍一個男子與一個女子的關係。但不是用一個主人翁來貫串全劇的。他所用的貫串的方法，是連環的方法。第一幕敍的是一個妓女與一個兵士的關係；第二幕則敍那個兵士與一個女堂倌的關係。以後各幕，則逐次敍那個女堂倌與一個少年人的關係；那個少年人與一個年輕女人的關係；那個年輕女人與她丈夫的關係；她丈夫與一個女子的關係；那個女子與一個詩人的關係；那個詩人與一個女優的關係；那個女

優與一個貴族的關係。到了第十幕則敘那個貴族與第一幕內所敘的那個妓女的關係。所敘的不過是男女關係的一條簡單的絃線，但是他所表現的是變換，精巧，而且有趣。

不惟至這兩部劇本中，他所敘的事實是十分簡單而且同樣，就是所有的劇本，也都是如此。他的題材總是一個情人與一個或兩個女人。他有著名的一劇名為「Liebeler」（賣弄風情）。Ashly Dukes 說『在實際上，從阿那托爾至美廬伯爵夫人（Countess Mizzi）他們都是「賣弄風情」呢。』在這樣簡單的琴絃上能夠撥彈出這許多好音來，我們確應該十分讚頌顯尼志勞的才能。

顯尼志勞的才能，一方面還在能創造一種空氣——一種好像秋天傍晚的朦朧的微光的空氣，一種非常可愛的幽秀的空氣。他所造的梦想世界，其變幻離奇如一個象徵主義者所描寫者一樣而其事實又非象徵的。

在顯尼志勞的作品中，悲劇也有好幾篇，如「Liebeler」便是一例。在「Liebeler」中，他的主人翁是一個女子，而非男子。她愛上了一個男人，做了他的妻子，一天天在她自己的夢想生活

中過去。她的丈夫，却爲了別個婦人之故，與人決鬪而死。結果很悲慘。但在大體上顯尼志勞的著作還是以喜劇爲多。

有許多道德家以顯尼志勞只是描寫愛情的變幻，只是描寫「賣弄風情」的事跡，覺得很不合道德。我們現在介紹阿那托爾，恐怕也有許多人要以道德家的眼光來責備的。其實顯尼志勞只是一個藝術家。他不管什麼道德。他祇是忠實地寫出實在的現象。且他的工作也決沒有醜惡的表現。他以他的秀麗的藝術的手腕避免了一切穢濁的肉慾的描寫。這確是很難得的。但他究竟是大膽無畏的。凡是能夠說得出的話，他都完完全全的赤裸裸說出，決不晦匿。於其他作者所不敢道破的地方，他尤其勇敢，尤能無顧忌地道出。這就是他最不可及的地方。

所以我們介紹阿那托爾，一方面固是介紹奧大利的一部代表的著作，介紹顯尼志勞的一部代表的著作，(Dilke 以爲阿那托爾是最能清楚地傳出顯尼志勞的空氣的作品) 一方面是介紹顯尼志勞的精神與藝術，把一個向未經藝術家者走過的人生場地，顯露給大家看。

據我們所知道的，阿那托爾共有兩個英譯本；一本是近代叢書 (Modern Library) 中的 1

本阿那托爾及其他劇本——這是 Colbron 譯的，出版於一九一七年，一本是倫敦 Sidgwick and Jackson 公司出版的單行本——這是 G. Barker 意譯的，專爲英國劇場上用的，也是出版於一九一七年。現在紹虞兄所譯的，是完全根據於近代叢書的譯本轉譯的。

這本譯文是我任校對的，中間略略有些更改。但因是在排好時才修改的原故，不免有些不精細；也有些地方，不能夠十分更動。這是應該聲明的。

鄭振鐸十一，三，二十五。

阿那托爾目次

第一幕.....一至一八

問 命

第二幕.....一九至三二

聖誕買禮物

第三幕.....三三至五三

閒 話

第四幕.....五四至六二

寶 石

第五幕.....六三至八二

離 筵

第六幕.....八三至九七

阿那托爾 目次

生 離

第七幕……………九八至一二三

阿那托爾的婚旦

阿那托爾

奧大利顯尼志勞著

郭紹虞譯

第一幕 問命

劇中人物

阿那托爾

馬克斯

卡鸞

馬 阿那托爾！真的，我很羨慕你。（阿微笑）唉！

我老實說吾很驚異。直到現在，我把他當做一件神怪的故事。但是現在我確實看見你做這件事——我看見那女子睡着

阿那托爾

——我親眼看見的——你教他跳舞時

我見他跳舞——你告訴他的情人死了

他便哭——你奉他若神聖的時候我也

見他開豁罪人——

阿 是的——

馬 好似有個巫術氣藏在你身裏。

阿 正像我們大家身裏都有的。

馬 那是很奇怪的。

阿 我看來不是這樣——這不比生命更奇怪——也不比我們在諸世紀中所發明的更奇怪。當我們的祖宗聽了那地球是繞地軸旋轉時的感覺，你猜當是怎樣？

想那一定使他們很奇怪的。

馬 是的——但那是籠總都是一樣的。

阿 譬如我們方纔發見春季的時候，我們雖

見了蔥翠的樹，爛漫的花，我們仍不能確

信那春的存在。就像那——愛情。

馬 你談得離了題目了，那都是胡說。那不過

是吸力——

阿 催眠術——

馬 那是絕對不同的事情。似我就永不願自

己受人家的催眠。

阿 你又孩子氣了。那有什麼危險，倘使我教

你去睡覺，你就安安靜靜的睡下罷了。

馬 是的，但假使你同我說：『現在你是個刷

烟囱的人。』那麼，我不是要爬到烟囱裏

去，弄得一身的灰麼？

阿 那是鬧頑笑了。催眠術的要旨是在科學

工用的價值，不過現在我們還沒到那地

步罷了。

馬 怎樣——

阿 噯！我今天能把那個女孩子搬運到幾百

個世界去，但是我不能連我自己到旁的

世界。

馬 果真是不能的麼？

阿 直和你說，我已試驗過。我曾注視着我指

環上面的金剛石幾分鐘，並且我自己同自己說：『阿那托爾！你可去睡了。你醒的時候，你對於使你瘋狂的那個女人，一切念頭便可化爲烏有了。』

馬 那麼，你醒來怎樣？

阿 我何曾睡着來。

馬 那個女人——那個女人——你仍——

阿 是的，友啊！我是極不快活——我是差不多喪失了知覺。

馬 難道你還是有疑心麼？

阿 不，不疑——我知道他騙我。當他的嘴唇接觸到我的時候，當他的手撫弄我頭髮

的時候——在我們歡樂的時候——我知道他騙我。

馬 那都是你的幻想。

阿 不，這不是的。

馬 你可有證明麼？

阿 我推測——我覺得——那就是爲什麼我知道的——

馬 怪論調！

阿 一般女人儘是沒有真心的——這已成了他們的習慣。他們自己並不覺得，他們就喜歡同時有兩三樁那種事情，猶如我喜歡同時讀兩三本書。

馬 但他愛你——

阿 狂愛——但那有甚關係呢？他不真心待我。

馬 那麼跟誰呢？

阿 我那裏知道？或者是個王子，他曾跟着他在街上走過的——或者是個客寓裏的詩人，早晨他經過窗外的時候，他也許從窗裏對他微微笑過的。

馬 你是個傻子。

阿 他有什麼原因不真心待吾呢？他和平常的女人一樣，他愛他的生命，并且思想簡單。假使我問他：『你可愛我麼？』他一定答

道是的，並且他說的確是真心。假使我再

問他：『你可是真心的愛我麼？』他再答道：是，並且亦是出於真心的，因為他當時忘了別人。那麼，真有人答道：『吾愛，我並不真心待你』的麼？我們怎樣會知道呢？但是，倘使他是真心向我——

馬 啊，哈——是

阿 那亦不過偶一發現的。並不是因他想着說：『我必得真心向我親愛的阿那托爾』並不是這樣的——

馬 但是，假使他愛你呢？

阿 天真爛漫！——要便是這個原因——

馬 噫？

阿 我爲什麼不誠心待他呢？我愛他的。

馬 哦！你是個男子。

阿 那老生常談！這種話不過是勸我們相信

女人與男子不同。女子是有不同的——

假使他們的母親把他們關禁起來或者

他們是涼血——我告訴你，男女實是一

樣的。假如我和一個女人說：『我愛你，祇

愛你一個人』我當時並不以爲哄他，即

使前一夜曾摟着別的女人。

馬 喔，啊——你——

阿 你怎樣呢？或是我所愛的卡鸞怎樣呢？

這要逼我發狂咧！假如我跪在他面前求

他說：『心肝——我愛——什麼都先恕

過——但求你說一句真話』這有用麼？

他還是如前哄我，我知道的還是和先前

一樣。我不是也曾給他們問過的麼？說是，

『告訴我，你真的真心向我麼？不真也沒

責備你的話——但我要知道實情——

我一定要知道的』我當時怎樣呢？我也

說謊話——坦然而含笑——還算是本

諸最清淨的良心的。我爲甚使他不樂呢？

我答道：『是的——我的安琪兒——忠

誠至死，』他也信我且樂了。

馬 那麼，你看——

阿 但是我不相信並且我不快活。除非有法兒使他們說——這些個愚蠢，可愛，可憎的人，或者用旁的法子去發見真相。但是沒有——除非是偶然。

馬 催眠術呢？

阿 什麼？

馬 催眠術。我想你使他睡着了，然後同他說：

『現在你須和我說實話。』

阿 奇極了——

馬 那總能够的。那麼你可問他：『你愛我嗎？還是有別人你從那裏來？你到那裏去？那

個別人究竟是誰？』儘管可以問去。

阿 馬克斯——馬克斯——

馬 噫？

阿 不錯。一個人可以當個巫術者——從女人口中探得一句真實話。

馬 那麼——那可以救你的命啦！卡鸞一定是一個好的試驗器——今晚你便知道！你究屬是個受欺的——還是——

阿 還是個無上的神。馬克斯，讓我樓你！我是自由了——我是個重造的人了——他

在我勢力之下了。

馬 我倒是很詫異的。

阿 什麼？你難道又疑心嗎？

馬 哦，我看——別人都_不疑心，惟有你。

阿 不錯。譬如一個丈夫捉住他的婦人和姦

夫在家中，出去却遇着一個朋友和他說：

『我確信你的妻沒有真心，』他決不回答

說：『我方纔纔信服了的，』他難道肯實說

嗎？他一定要說：『你是個可惡的東西。』

馬 那是真的——我忘了做朋友的第一件

義務，是應當包瞞朋友的隱情。

阿 靜一會兒——

馬 什麼事？

阿 你不聽見麼？我知道他的脚步，已經下了

走廊了。

馬 我却什麼都沒有聽見。

阿 很近了——現在他到廳上了——（開

門）卡鸞——

卡 （在門外）晚安呀，你不是一個人嗎？

阿 祇不過朋友馬克斯。

卡 （走進）晚安——你們都在黑地裏麼？

阿 這還是薄暮咧——你知道我怎樣愛那個的。

卡 （撫弄阿的頭髮）我的_小詩人——

阿 吾愛的卡鸞——

卡 假使你不計較，我可要點燈了。（就點燭）

阿（對馬）他不令人銷魂嗎？

馬 唔——

卡 你們倆怎麼在這兒談有多久啦？

阿 約半小時。

卡 談些什麼（去所戴帽及外衣）

阿 多着呢——

馬 多半講的催眠術。

卡 又是催眠術嗎？想着便叫我頭昏。

阿 好罷，現在——

卡 阿那托爾！我倒喜歡你幾時把我催眠催

眠。

阿 我催眠你？

卡 我想那是很好的——就是因為是你做

的。

阿 謝謝。

卡 但是我很不情願讓不認識的人催眠我

——哦，吾愛，不——

阿 唔！吾愛，你願意，我便要試一試了。

卡 幾時？

阿 現在——立刻——在這兒。

卡 好！吾該怎樣做呢？

阿 祇要靜坐在這椅子上，決心想着睡覺，

卡 那已做好了。

阿 我立在你面前，你一定要瞧着我——唔！